

清末
名妓

柯兴 著

赛金花



赛金花在晚清史上同慈禧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了。

——刘半农

赛金花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办外交，琉璃厂之国粹，赖以保存。

——苏曼殊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寒月金花

清末名妓

傳

柯兴◎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清末名妓赛金花传 / 柯兴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5378-3841-2

I. ①清. II. ①柯.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5435号

书 名 清末名妓赛金花传

著 者 柯 兴
责任编辑 谢 放
装帧设计 谢 放
封面题字 李渊涛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 (营销部)
010-58200905转801 (北京中心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8200905转802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邮 箱 bywycbs@163.com
印刷装订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960 1/16
字 数 440千字
印 张 26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3841-2
定 价 39.80元



柯 兴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长篇历史传记小说。

赛金花，这位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。她曾随同丈夫洪文卿，作为欧洲四国钦差大臣夫人出使欧洲。三年后归国，洪文卿死，赛金花被洪家赶出家门而重堕风尘。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她于洋人枪口下营救众生。洋人撤走，她被关进刑部大狱。她曾几度操妓业，几度轰动大上海。灯红酒绿，挥金如土。为了怀恋真正爱她的人，她放弃了妓业，晚年蛰居北京天桥，死于贫困。

这部传记小说生动地再现了赛金花多次婚变、一生坎坷的经历，全书故事跌宕起伏，情节扣人心弦，且文笔隽永，形象鲜明，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。名噪大江南北的清末名妓的传奇经历，始终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争论的焦点，始终是广大读者的阅读热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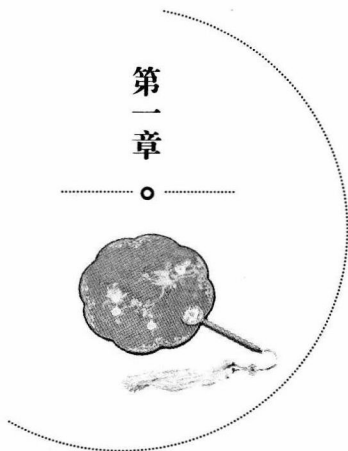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尊重史实，参考大量文献，对这位风尘女子的一生，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。

本书涉及不少近代历史名人，如慈禧、光绪、珍妃、李鸿章、奕劻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刘半农、张恨水及小说《孽海花》作者曾朴等；又牵涉戊戌变法、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、民国革命等历史事件，读来更具真实感。

一个在历史夹缝中的小人物，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，对历史作出承担，而她的一生，大喜大悲、大起大落，世态炎凉都经过了，追求真爱得而复失，误堕风尘又不甘自贱，实在令人歔歔！

上海《新民晚报》连载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这部书稿，反响极为强烈。

第一章



风平浪静，晨色壮观，云霞奇景，岛屿环青。萨克森号轮船正劈波斩浪，平稳地前进。穿过地中海，接近意大利火山，这是一处极为奇特壮丽的景观。船上的人，都站到甲板上来观景。各色人种，挤在船舷的栏杆旁，极目远眺。

光绪^①十三年(1887)九月，大清国出使欧洲德国、俄国、荷兰、奥地利三国钦差大臣洪文卿^②，这会儿，正和他的美妾富彩云^③，躺在头等舱的软床上。听见甲板上人声熙攘，洪文卿从睡梦中醒来，伸伸懒腰，揉揉眼

① 光绪(1871—1908)，即爱新觉罗·载湉。年号光绪，庙号德宗。清朝皇帝。

② 洪文卿(1839—1893)，名钧，号文卿，字陶士。安徽歙县人。同治戊辰(1868)状元。官至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清末史学家，著有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三十卷。清廷于光绪十三年五月三日(1887年6月23日)，委派内阁学士洪文卿出任俄、德、奥三国钦差大臣，次年又派他兼使荷兰。洪文卿在苏州老家度过中秋节之后，携彩云赴欧洲。彩云以其夫人身份随其出国。1890年归国。

③ 彩云(1872—1936)，姓赵，名灵飞，乳名彩云。安徽休宁县人，生于苏州。1886年沦落风尘为清馆，榜名“富彩云”。一般讹为“傅彩云”，是跟着《孽海花》小说错下来的。关于她的生年有三种说法，她自己一向说是1874年生，另有人说是1864年，此种说法颇为流行，但属毫无根据的推测。她临死之前说：“我今年已经65岁了，是属猴的，我从小长大，一直是瞒着3岁呢！”此说可信，故取之，为1872年。

睛，推推身边的夫人：

“彩云，彩云！”

彩云翻过身，伸出一只雪白的胳膊，搂住文卿的脖子，嗲声嗲气地撒娇说：

“昨夜风大浪大，人家吐了一夜，天快亮了，风停了，我才睡了一会儿！”

彩云仍旧闭着眼，似睡非睡。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，也许正是贪睡的年龄。

“彩云，快起来，船过地中海，快看见意大利火山了！”四十八岁的中年人，正是身强力壮、精力充沛的当口，“彩云，昨天晚饭的时候，船长不是特意来关照我们，今儿个一早要看日出、看火山的吗？”

文卿说着，朝彩云闭着的眼睛，朝她伸出来的雪白的嫩臂亲了亲，又推了推她。

彩云这才起来，文卿替她披了一件衣裳，俩人趴到窗口往外看。

外面，天水一色，浩瀚无垠，远处岛屿，朦朦胧胧。海鸥在平静的海面上，欢快地飞翔。

景色宜人，人心爽然，洪文卿现在，只怕是世界最得意的人了。

二十九岁中状元，四十八岁出任三国钦差，身边有个美艳异常的年轻女子，作为夫人随同前往，早晚伺候，艳福非浅，洪文卿的心中能不得意？

他搂着彩云的肩膀，俩人正在凭窗观景，有人敲门。

进来的是洪銓。

他是文卿的堂弟。文卿这次出使欧洲，洪銓被聘作会计。他是很会来事的，对文卿的话，他向来是唯唯诺诺，一副乖巧温顺、恭谨听话的样子。文卿对他十分信任，他也确实给人一种非信任他不可的感觉。

可彩云却从来没有留意过他！这会儿，文卿去应酬他，彩云连头也没回，仍旧趴在窗口，继续往外望。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，她哪里知道，文卿死后，正是这个洪銓改变了她的人生历程！

“什么事？”文卿问。

“大哥，”洪銓仍旧以洪族辈分相称，这样，有别于其他人与洪文卿的关系，显得更亲近些，“大哥，您这一等舱……”

洪銓还没有把话说完，洪文卿便打断他的话。

“銓弟，”他说，神情言语之间有些不满，“我说过，外国的船大，

又宽敞，我何必要坐头等舱呢？二等就满好嘛！我们使馆几十口人，在外开销大，凡事都要想到节流才是呀！”

精明而又精细的洪銓，把历来前任出使欧洲如何都是坐头等舱的，如何必须坐头等舱才不失为大清国的国格，等等，前前后后细说一遍。洪文卿听了也觉有理，便没有再说什么。

洪銓把嘴巴凑到洪文卿耳朵边，用一种十分机密的样子，低声说道：

“大哥，参赞、翻译都是坐的二等舱，随员们一色儿都是坐的三等舱。我在账面上却都报的是二等舱，一律按二等船舱上账。这样一来，核算核算，您坐头等船舱实在费不了哪去，您和新嫂子还落个体面！大哥，新嫂子可是头一回跟着您出洋，出这么远的门，可别太委屈了新嫂子啊！”说着，他朝彩云望去，彩云似乎根本没听见什么。

洪文卿琢磨琢磨，他不能不承认洪銓说的有道理，便轻轻地点点头。然后抬眼看看趴在窗口面朝大海的彩云，盯着她线条幽美的后身能有十几秒钟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挥了挥手，让洪銓退下去。

洪銓知趣，一猫腰，点个头，应一声“是”，便退下去了。他临走到门口，扭过身看看洪文卿踌躇满志的笑脸，再看看依旧趴在窗口的彩云，他笑了。那笑，神秘莫测，你闹不清是什么意思。

同治十一年(1872)十月初九。赵彩云出生在苏州顾家桥。

她的祖籍是安徽休宁，祖父在苏州经商，父亲赵松，排行第八，故乳名八哥，人称赵八哥，长大以后，人称阿松。后来阿松到苏州投奔父亲，娶吴县潘氏为妻。潘氏美丽端庄，温顺贤慧。祖父与人合伙开当铺，亏了本，很快病死。阿松以给人挑水来养活母亲及妻子。

彩云出世时，俊俏可爱，常常把两只小手向上伸展，仿佛欲飞一般，十分令人喜爱，因此父亲给她起名灵飞。祖母给她起个乳名叫彩云。

彩云小时候很苦，家道贫穷，能吃上一顿状元饭，也就很不错了。所谓状元饭，就是“凤仙菜”和猪油拌饭。而凤仙菜是血红色，拌在饭上红艳艳的。每当吃状元饭时，彩云一准拍着小手叫：好饭好饭，我爱吃状元饭！

祖母望着彩云灵巧可爱的小模样，高兴地说：彩云长大了，保准能嫁个红状元！

苏州的春天，非常美，青山苍翠，绿水悠悠。三月初一，苏州有个神会，提灯演戏，热闹得很。姑苏城外，日丽风和，红男绿女，盛装艳服，

倾城仕女，如痴如狂，十里山塘，画船歌舫，缀满水面。姑苏城真的风景幽美，如画如诗！

仓桥浜的河边，也停泊三五只明窗画舫，近旁还有不少“七板子”小船。

彩云年岁小，当然去不了那画船歌舫上去玩，只好玩七板子小船。实话说，彩云特别愿意上七板子小船玩。那儿的船夫都有些绝技，比如用一根篙竿，向河心一插，船便以篙竿作为轴心，不住地在河里打转转，最是好玩不过。

彩云家原有个小丫头叫小阿金，比彩云大两岁。后来因为家境困难，就把小阿金嫁一个姓金的了。因为小阿金和彩云最好，虽然嫁了人，也常常来找彩云玩。两个人到七板子小船上，有时一玩就是半天。

小阿金嫁了人，虽然想找彩云玩，无奈丈夫管得严，家穷活多，脱不开身。她丈夫有个妹妹叫金云仙的，也爱玩，而且是苏州阊门一带出了名的，谁都认识。云仙看看彩云生得玲珑可爱，俊俏秀气，水灵灵，娇艳艳，别有一股令人倾倒的丰神玉韵，很是喜欢，便常常一块玩七板子。

有一回，俩人正在七板子上打转转，彩云玩得满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脸上红红的，气喘吁吁，金云仙瞅着她暗暗地笑。

这时，七板子旁边的画舫上，不断传出猜拳行令、谈笑风生的声音。彩云不知画舫里，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天地。

“彩云，”金云仙说，“咱们到画舫上玩玩吧？”

“画舫是干啥的？”

“那上头有好些漂亮青年在饮酒，我们上去和他们一块玩玩，该多有趣！”

那一年，彩云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天真未凿，纯洁无邪。她未涉人世，不知人世的诡秘；未经风浪，不知风浪的险恶。

“你去不去？”金云仙又问。

“不去！奶奶不让。”

金云仙这时已经上了画舫的舷边，往船里望。

里头又传出一阵笑声。

彩云仰着脸往画舫上瞅：

“云仙，望见什么啦？”

金云仙朝她招招手，又朝船舱里望望，回过头来神秘地笑笑：

“快上来看。”说着，把手递给了彩云。

彩云下意识地把手伸给了金云仙，搭在她的手掌上。

金云仙一拽，彩云就势一跳，便跳到了船舷上。俩人捂着嘴嗤嗤地笑了一阵子，又趴到画舫的窗缝上往里望。

正在这时，舱里传出话来：

“谁呀？是云仙吗？”

“是。”金云仙答道。

“怎么不进来？”

“我还带来一个伴儿。”

“一块进来嘛！”

金云仙拉起彩云：走！俩人便进了船舱。

彩云不知道，今天上画舫，是金云仙事先和船家商定的，金云仙答应船家今天要把彩云带来。船里有俩姑娘在弹琵琶，四个青年在饮酒。有个年长的女人，见金云仙和彩云进来，笑迎道：

“云仙，你从哪儿带来一个天仙哪？我冷眼一瞅，真以为是仙女下凡呢！”说着，她朝那四个年轻学子摆摆手：“你们看，是不是仙女下凡？”

四个年轻学子，从彩云进舱，便一齐把眼睛定在彩云身上，到现在还在愣神儿呢！经那女人（也许是船家吧）一说，一个个都不好意思起来，——

“真是天仙！过去不知咱姑苏城还藏着这么个美人！”

“人家说是金屋藏娇！我看，金屋之娇，不如姑苏之娇！”

“今日倘若美人陪酒，我是醉死也心甘！”

船家忙让彩云给四个青年学子倒酒。

彩云低着头，不好意思。金云仙忙拉了她一把，把酒壶递到她手里。

彩云红着脸，给他们每个人倒了酒。

四个年轻人很高兴，那天因为有彩云陪酒，他们喝得很多，喝得很久，喝得很痛快。

临离开画舫，上了岸，金云仙递给彩云四块银元，并且告诉她，这是陪酒挣的。彩云很惊讶：

“给他们陪酒，就挣这么多？”

“还来不？”

“来。”

彩云不知道，这就是到花船上出条子，金云仙这个中人挣多少，彩云

就知道了。

奶奶知道了彩云是怎么挣的钱，很生气，说什么也不许彩云再出去了。母亲却说：

“家里这几年艰难，叫彩云出去赚几个钱回来，多少也能补贴些家里。再说，只是作清倖^①，应酬条子。”

此后彩云便常常出来，在十里山塘的花船画舫上应酬吃酒赏景的客人。并且根据领家的意思改了个富姓，取名富彩云。一是为了取个吉利，二是怕给家里丢脸！

苏州城里萧家巷往北一里地，有个悬桥巷。悬桥巷洪家出了个状元，轰动了苏州城。光绪九年(1883)，状元洪文卿在京城升任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衔，他以母亲年老多病开缺终养，南归苏州。第二年，光绪十年(1884)，洪母病逝，文卿因母丧丁忧，仍旧在苏州守孝。在百无聊赖之中，好不容易捱过了两年。^②

光绪十二年(1886)秋，天高气爽。江南水乡，更是风景秀丽，景色宜人。洪文卿在家连书也看不下，只是唉声叹气。夫人王氏，很能体贴他，规劝他何不找几个朋友去秋游一番，也好散散心、解解闷？文卿正在犹豫不决，管家来报，说是来两位大人拜访洪老爷。

来人一位姓陆，叫陆润庠^③，字凤石，也是个状元。他与洪文卿是儿

① 在画舫上陪客的妓女，有清倖、红倖之分。清倖不卖身，属处女。金松岑在《为赛金花铭墓事致张次溪书》中，说彩云“嫁洪之先，未入平康”，即指未当青楼卖身妓女。金松岑(1873—1947)，即《孽海花》最初作者“爱自由者”。1934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、商鸿逵的《赛金花本事》里有如下记载：“清光绪十二年春，彩云被苏州一个‘拉纤’的金云仙引诱至花船应客，继而遂公开为娼，但作清倖。”

② 洪文卿之母死时，洪文卿根本就在苏州家中。《赛金花故事编年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一般记载，相信《孽海花》的瞎说，都说他是在‘江西学政’任上闻变奔回，连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也有：‘尝典试江西，丁忧归，过上海，纳名妓傅彩云’的话。鲁迅此作，包含了好几个错误：第一，洪钧纳彩云，并不是在上海；第二，洪钧‘典试江西’，乃是光绪六年(1880)的事，时间相差五六年之多。”其实还有第三，彩云姓赵，榜名姓富，不姓傅。

③ 陆润庠(1841—1915)，江苏元和(今吴县)人。字凤石，同治状元。曾任工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后为溥仪师傅，授太保。死后追谥“文端”。

④ 汪凤藻(1851—1918)，字芝房，江苏元和人。光绪癸未翰林，侍读。曾为出使日本大臣。

女亲家。陆家的女儿陆霞，嫁给了洪家的儿子洪洛。一个是汪凤藻^④，与洪文卿同在礼部干事，年轻有为，常向洪文卿请教学问，称他为老师。

“文卿兄，”经过一番寒暄以后，陆润庠说，“在家憋了两年，可别憋出病来哟！文卿，”他说着，看看屋外是不是有王夫人在，因为怕她听见，陆润庠把声音放得极低，“上下塘十里风光，不比往常，越发繁盛。焦八、张大魁、石冲，最近把花船装饰得格外新奇，又添了几个出色的姑娘……”

洪文卿连连摇头，摆摆手，说道：

“不行不行，文卿尚在服中！”

焦、张、石三家，是上下塘最著名的几个花船之主，他们的船上有专门的坐舱姑娘（即属船主自己带的姑娘）。

陆润庠说：“我们可以到清船^①上去玩嘛，反正也不叫局。只不过在船上吃酒，更有雅兴罢了。”

汪凤藻笑着拱拱手道：

“老前辈是金殿大魁，无论如何也得破费破费呀！”

洪文卿想，虽在服中，但是清船，也不叫局，于礼无妨，因此便答应了。

简单把书房归置归置，换件衣裳，便和陆润庠、汪凤藻他们一块信步来到山塘河面。没等陆润庠招手，船家已把船开了过来。

洪文卿在他们的拥簇下，便也上了画舫。

花船画舫大都停在仓桥浜一带，往来于阊门和虎丘之间。这种船都是前后双开门的，四面都有玻璃窗，外边周围带栏干，彩绘极精美、极华丽。舱里还挂着各色彩球，夹着各色鲜花，光怪陆离，耀眼夺目。

虽然众人鼓动文卿叫局，但是因为母孝在身，他坚决不叫。众人各叫了局，被叫的姑娘搬个小凳子坐在叫她那个人的身边，喝喝茶、唱唱曲子什么的。中途又来了个汪鸣銮^②，也是说得来的好朋友。

船里很宽敞，能同时摆下两桌筵席，红梨花木嵌着大理石的桌面，明洁亮堂，加上许多花篮华灯，这样的氛围，很容易使人感情激动、激发，很容易使人情启灵动，很容易使人想到情爱。

① 清船，即船上不带姑娘。客人可以随意到外边去叫“条子”。花船，即船上带姑娘的。

② 汪鸣銮（1839—1907），字柳门，浙江钱塘人。同治乙丑翰林，户部右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。甲午战争时主张抗击日本侵略，反对割让土地，成为“帝党”骨干，被西太后革职。

几位文人学士，酒酣耳热，晕晕然，飘飘然，一边饮酒，一边听那几个姑娘唱曲，一边欣赏河塘的水上风光。洪文卿碍着正在守孝，心里使劲压着自己的念头。

陆润庠喝多了，嘴也放得开了，话也随便了：

“苏州就是盛产……状元和美女……”

汪鸣銮接着陆润庠的话茬儿说：

“凤石说的是，姑苏男子多美人，姑苏女子如琼英。比如文卿兄，虽然四十七八，仍旧风度翩翩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，”汪凤藻说，“只今日我们四人中，便有两位状元。可见苏州状元是不少。”

“自本朝开科以来，共九十七个状元！”洪文卿对此似有研究，“单是江苏就占了五十五个。而这五十五个状元里头，姑苏城里就有十五个。”

汪凤藻用一种敬佩的神情望着洪文卿说：

“状元，是天子门生，老前辈，晚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“也不尽然，”洪文卿淡淡一笑，“天子门生固然都得靠着真才实学，可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，愤时傲世，蔑视功名仕途，长洲金圣叹^①就是一个。他评批《离骚》是第一才子书，《庄子》是第二才子书，《史记》为第三才子书，《杜诗》为第四才子书，《水浒》为第五才子书，《西厢记》为第六才子书。虽说他的评批属异端邪说，可是他把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《水浒》《西厢记》和《离骚》《史记》相提并论，都说成是才子书，这在当时确是惊世骇俗之论。”

陆润庠已是醉眼蒙眬：

“金圣叹确实聪明，只是他聪明到自己把自己给杀了！”

汪鸣銮和汪凤藻头一回听说，不由得都睁大了眼睛，张着嘴巴往下听。

“金圣叹带头‘抗粮哭庙’，被判斩刑，和其他七人一块拉到南京杀头。金圣叹不愿看到同伙人的脑袋被砍下来在地上骨碌。于是，他向刽子手行贿，希望先砍他的头，然后再砍他的同伙。刽子手得了贿赂，当然不能辜负金圣叹的心意，监斩官的‘斩’字刚出口，他就把金圣叹第一个砍下了脑袋。金圣叹的脑袋还在地上滚动，那七个人还没临到挨刀，圣旨下

① 金圣叹(1608—1661)，名人瑞，字圣叹。苏州府长洲县人。明末清初学者。

来了：免金圣叹死刑！刽子手一听顿时傻了眼，如果先砍那七个，这会儿也临不到金圣叹，金圣叹也死不了。谁让他给刽子手行贿了呢？”

陆润庠一边喝着一边把金圣叹自己杀自己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：

“金圣叹是大学问家，一生正直廉洁，只是最后到了刑场上才使了点贿赂手段！”

几个人正在鸡一嘴鸭一嘴地侃来侃去，突然，陆润庠往窗外一指，嚷道：

“看！那是谁？”

船上的人一齐扭脸朝外瞅。

只见岸上一位骑马的少年，虽是男装扮相，却仍旧面如桃花，粉粉的、白白的，叫人喜欢不够；凤眼妩媚，蛾眉含情，只是一笑，便会把你的魂儿勾去三分，真是有说不尽的风流体态，描不完的绰约丰姿。

洪文卿的一双眼，紧紧地盯在岸上那骑马的少年身上，心想：这是谁家的孩子，生得这般逗人喜爱？不觉脱口而出：

“怎么不把他也请到船上来，一块饮酒？”

船主领命，立刻让船靠了岸，和那少年耳语了一阵子，只见少年人微笑着点点头，随着船主上了船。

那少年进到船里，便抱抱拳。

“小的给各位大人请安了！”吴侬软语，令人销魂。

各位大人也抱抱拳，给那少年让了座。

船主这才把几位大人给少年一一做了介绍。待介绍到陆润庠，陆润庠摆摆手，说：

“不用，这位少年不是生人，我认识！”

洪文卿一愣，没吭气，心想：认识？咋从来没听他说过？

其实，那少年今天在岸边的出现以及他的这身扮相，都是陆润庠昨天的安排。今几个，他才约了汪凤藻去请洪状元。文卿哪里知道这些？他哪里知道这位少年就是富彩云？

船主又把彩云向大家做了引荐。船主刚说完，彩云把帽子一摘，立时，瀑布乌云一般的满头黑发，披散下来。此时正是夕阳西下，落日的霞光辉映在彩云的脸上，使得那张脸，越发的娇滴滴、光艳艳，越发的光彩照人，耀人眼目。

彩云重又站起来，向各位大人道了万福，又只朝文卿嫣然一笑。

这一笑不打紧，洪状元的身子先自酥了半边。他本是花月总持、风流

教主，南朝佳丽、北地胭脂，他见到的多了。可就是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位可人的丽人！

“你叫彩云？”文卿脱口而出。

彩云将头微微点一下。

“是，大人，我叫彩云！”说着，站起来，走过去，坐到文卿身边的一把美人椅上。

陆润庠瞅着彩云，意味深长地笑笑，颌首道：

“船到尽处风乍起，夕阳牵动彩云飞！”

第二章



夕阳透过姑苏城外十里山塘上画舫的玻璃窗射进来，映照在彩云的脸上，把她的脸，镀上了一层橘红色，使她的面庞更柔美、更妩媚。

像是得了一件宝贝爱不释手一样，文卿的眼珠子始终盯住她不放。他心里明白：自己这样做，实在有失身份，和他这位金殿大魁很不相称。但是，他控制不了自己。他想把眼神儿往别处移一移、挪一挪，可他移不动、挪不开！仿佛彩云身上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巨大的、无法抗衡的磁场。他只有盯住她不放，用他从未有过的温柔的目光，抚摸她，——从头到脸，从脸到胸，从胸到身上，直到脚，无一遗漏地抚摸着。

陆润庠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只是一边慢慢地饮酒，一边会意地微笑。

彩云知道，洪状元馋涎欲滴的样子，已使他的翩翩风度失了态，但是这是为她，她心中好不得意。

这些正人君子！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们！只有到了花船上，见到了像彩云她们这些人，才丢掉假面目，露出了真相！唉，无奈英雄总多情！彩云这样想。

“彩云，你会唱曲子吗？”文卿问。

彩云还没有回答，船家便接上了：

“会，会！彩云忒聪明伶俐，一学就会！”

“你唱一个我听听，好不好？”文卿望着彩云说。

彩云甜甜地一笑，微微点一下头，便唱起来，——

桃花坞里桃花庵，
桃花庵里桃花仙。
桃花仙人种桃树，
又折花枝当酒钱。
酒醒只在花前坐，
酒醉还须花下眠。

.....

彩云还要唱，洪文卿摆了摆手：

“彩云，你唱得是真好听！嗓子真甜，听着实在舒服。可惜，歌词没什么意思。来，彩云，我教一首。先教词，隔两天，我再教你曲子。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洪大人教的，能不好吗？”

洪文卿先自慢慢地吟咏了一遍，——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
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
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然后，文卿又一遍一遍地教彩云，一句一句地解释给她听，真是耐心极了！

陆润庠看在眼里，心想：我这位亲家翁，教他儿子洪洛时，都没有这么耐心过！教一个清倌小妓，他居然能这么耐心！真是少见，他过去嫖过的妓女也不少，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耐心！真怪！莫非他们前生有缘？

他端起酒杯，醉醺醺地望着文卿和彩云说：

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！来来来！我们还是喝酒吧！”

汪鸣銮和汪凤藻一齐说：天色不早，该回去了。

陆润庠把他俩按住说：

“没喝够，没喝够！今天有彩云在，我们一定喝他个一醉方休！神州名士多，酒鬼最风流！”